

威胁他的不仅仅是敌人的子弹 还有致命的低温

LINGDUJUJI

谭琼辉◎著

零度 狙击

花山文艺出版社

寒度 狙击

谭琼辉◎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零度狙击/谭琼辉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80755-663-3

I. 零... II. 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2470 号

作 者: 谭琼辉

责任编辑: 申 强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 - 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 - 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 - 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80 千字 17 个印张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663-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楔 子

2000年10月25日，朝鲜开城。

这座依山而建的城市，恍如一幅美丽多姿的画卷，伴水而行的公路，在明亮的阳光下似彩带飞扬，给这座城市增添了不少趣味。暖风从面上拂过，视野之外除了蓝色的海洋，还有一望无际的松林。

身在如此美丽的画卷中，我，我的爷爷，以及同车的众人却心情凝重。我回头望了一眼爷爷，老人家的目光虽然依然显得矍铄，却难掩内心的凝重，透过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我无法读懂更深层的含义，更无法触摸横亘在心灵之后的那层薄膜。

一直以来，我的爷爷——单龙——便是这种表情，眼睛里仿佛装满了无尽的心事。从我记事时起，他每天都会一个人安静地坐着。我不知道老人究竟在想什么，抑或是在怀念什么，但从来不敢打扰，其他人更不敢，否则老人会大发雷霆。爷爷虽然年岁已高，但眼神极好，读书看报也是每天的必修课，每天都这样过着，倒也舒坦。直到不久前，他从当地一家媒体上读到一则关于组织抗美援朝志愿者入朝缅怀战友的消息时，老人闲不

住了，急急忙忙催我去帮他报了名。我这时好像才略微懂了老人长久以来的心思。

我很少了解爷爷的过去，只知道他曾是一位上过战场的老军人，但这一切也仅仅是从父辈嘴里偶尔听闻，爷爷从未对我提起过。他珍藏有一个小盒子，我偶尔会看见老人偷偷打开，然后久久凝望，难以放下。我猜测那是老人值得纪念的一些东西吧，盒子里可能装满了一辈子的回忆，或者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直到今天，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打开……

从开城市区出发不久，便来到了松岳山，这里简直就是松林的海洋，一眼望去，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林海，风光秀丽，美不胜收，让人心旷神怡。

导游一边带着一车人缓缓前行，一边兴致勃勃地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可每个听众的脸上都刻着平淡的表情，似乎没有人真正想去了解这些，包括我，也只是偶尔听听导游的演说，心思完全游离。不久，众人停下了脚步。在我们眼前，出现无数的墓碑，远远望去，密密麻麻的墓碑像是正列队等待检阅的士兵，在阳光下安静肃立。

我注意到了爷爷的表情，当看见这一幕时，老人顿时就呆住了，直到我轻轻拉过他的手，然后跟在导游后穿过树林，来到一座纪念碑前。

纪念碑只有一人多高，不像我见过的别的纪念碑那样高大，但上面写着的“永垂不朽”四个大字，仍然标志着庄严和神圣。碑后面是无数志愿军战士的坟茔，上面没有名字。他们静静地躺在异国的群山之间，守护着自己曾经冲锋陷阵、抛头颅洒热血的土地，永远也不会离开了。

老人们依次站在墓碑前，神情肃穆，也像一尊尊雕塑。我在爷爷身边搀扶着他，听完导游的介绍，大为震撼，原来这个地方竟然埋葬了4万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我看见老人们齐刷刷地鞠躬，心里膨胀着一股沸腾的热流，顿时涌遍全身每一个毛孔。放眼望去，仅一人多高的纪念碑此时显得高大起来，在我心中变成了一座丰碑，一座永恒的丰碑。

到了献花的时候，老人们一个一个走上前去，缓缓放下鲜艳的花儿，然后热泪盈眶地开始鞠躬，一个接着一个，久久不愿离开。

爷爷在墓碑前站立了很久，我想搀扶他，却被拒绝。我只好站在他的身后，看着他的背影在墓碑前与墓碑融为一体，心也变得越发沉重。曾经听父辈讲了一些关于爷爷的故事，每一个片段都在脑海中反复翻滚了千百遍，像放电影一样，而此时，多次在梦里看到的爷爷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情景却变得更为真切。

我的目光永久地停留在墓碑上，心里划过连自己都无法理顺的片段，那些儿时从课本上读到的许多英雄，应该也是这里其中的一名吧，而我的爷爷，也该是曾和他们并肩作战过的。

突然，我耳边传来低沉的呜咽，老人们终于都忍不住哭出了声。就在这一瞬间，爷爷跪倒在墓碑前，整个身体都伏倒在地，泪水也从平时看似坚毅的眼睛里汩汩流出。

久跪墓碑前，英雄泪满襟。

“班长、大哥，战友们，单龙来看你们了！”爷爷的声音都嘶哑了，他颤抖着打开了随身带来的小盒子，从中取出几枚军功章，一一排开放在了墓碑前。我这时才明白，爷爷倍加珍惜收藏的小盒子，原来里面放着这些东西。

“献给朝鲜战争中为救我而牺牲的不知姓名的某部副连长和他的通信员——战士崔连荣。”一位老人从袋子里拿出一张白纸，白纸上的字像针一样刺得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眶。

“让战争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永远也不再出现……”一位老人声嘶力竭，愤怒地哭喊起来。面对长眠于此的战友，老人们一个个顿时哭得像孩子似的，无法抑制夺眶而出的泪水。

在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山风吹过的痕迹，那是和平的声音。

很久很久，老人们才依依不舍地起身，却仍然久立于墓碑前不愿离开。

爷爷也在墓碑前默哀了很久才转过身，凝望着周围葱翠的松林，然后缓缓地沿着来路往回走。我又想搀扶着他，却仍然被拒绝，他再次回头面向墓碑的方向看着，眼神之间夹杂了太多我暂时无法理解的含义，声音低沉地说道：“孩子，这里躺着爷爷最好最好的朋友，他们虽然不能说话了，

却还一直看着我呢。爷爷活着，他们也活着……”

我懂了爷爷的意思，就在老人回首的那一刻，我又从那双眼里看到了一丝晶莹的光亮。

我们在朝鲜停留了几日，爷爷却只随团出过一次门，然后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记得他走在朝鲜的道路上，眼里却没有任何表情，直到临行前的那天下午，老人再次叫上我来到了松岳山的志愿军墓碑前。

这次是我跟爷爷两人同行，没了更多人，少了些许嘈杂。

爷爷再次走近墓碑，凝望着上面的字，然后颤抖着伸出手去抚摸着墓碑，表情也沉重得如矗立在面前的墓碑。

我发现爷爷这些日子憔悴不少，布满皱纹的脸显得越发苍老。

“孩子，过来！”爷爷叫了我，我走上前去，他拉过我的手，看着墓碑，眼神中夹杂着一道深沉的目光。

“五十年了，过得真快啊！”老人的目光看起来非常缥缈，像回到了过去，回到了硝烟四起的战场，而后他向我讲述了一段用鲜血和生命染红的往事……

1

时间追溯到 1952 年冬，北纬 38 度线，硝烟弥漫的朝鲜半岛。

阵阵寒流袭来，厚厚的冰雪覆盖着苍茫大地，辽远的白色让人感到窒息，空气也异常冰冷，似乎所有的生命都已冻结。天边隐去了最后一道光亮，夜色沉沉落幕。

风雪中，两个缠着白色布条的枪口久久地一动不动。枪口背后，两双漆黑的眼睛正聚精会神地盯着不远处来回巡逻的敌人。

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狙击手单龙和班长杨远宏。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两人从头到脚都披上了白布，在举目皆白的雪地上，任何一点杂色都会显得异常醒目。他们为执行一次特殊的狙击任务，已经在雪地里潜伏了一整天，但目标却一直没有出现。看来今晚只能在雪地上度过了，然后等待下一个黎明的到来。

当黑暗遮盖住一切时，敌营方向射出一道刺眼的灯光，灯光在他们潜伏的位置来回扫过，像黑暗中勾人魂魄的魔鬼的眼睛……

单龙聚精会神地盯着刺眼的灯光，在心里默算着灯光扫过的时间差，

审准时机，整个身体紧紧地贴在雪地上，然后向着另外一个掩体的方向匍匐爬行。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必须分开潜伏。

冷风呼啸，如敌人的刺刀刺在身上，但他们已忘记了疼痛的感觉。

单龙使用的是一支老式苏制莫辛纳甘步枪，他的右手指始终没有离开过扳机的位置。因为这种老式步枪不带任何光学瞄准设备，他必须死死地盯着敌人的身影，否则机会可能稍纵即逝，直到感觉眼睛酸涩才眨一下。他已经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在这样的夜晚执行狙击任务了，身体的温度已经与周围空气的温度慢慢相融在一起。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边终于露出了一丝光亮，他们期待的黎明悄然而至。

单龙沉沉地呼出了一口气，敌营的轮廓在黎明的曙光前逐渐清晰起来，他的脸上开始流露出胜利者的笑容。

杨远宏此时潜伏在与单龙相距大约十米的位置，两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神枪手形成了一个交叉射击的角度，只要目标出现，绝无可能从他们眼皮底下逃脱。敌营方向突然传来一阵吆喝声，接着一辆美式汽车从营房的阴影中冲了出来，然后沿着一条被大雪完全覆盖的山路呼啸而去。

单龙在战场上从来不放空枪，“一颗子弹，一条人命”是他狙击生涯的座右铭。他甚至看清楚了敌人的眉毛和眼睛，要不是有特殊任务在身，暴露在他们眼前的几个美军士兵早就成了他的战利品。此时，他的枪口正瞄着离他最远的一个美军士兵脑袋上，目测着目标出现时大概的狙杀范围。

“哗啦，”因为太过安静，从杨远宏潜伏的方向突然发出的一声脆响显得格外尖锐，一团雪花忽地被风吹起，然后像白色的花瓣一样缓缓飘散。但这声轻微的响声却触动了单龙的神经，这是他长久以来养成的职业敏感，一种可怕的念头瞬间浮上心头。

“砰、砰砰——”他还没来得及转过头去，一阵沉闷的枪声便打破了黎明的寂静，呼啸的子弹开始在杨远宏身边跳跃。单龙知道，在交战双方陷入漫长的阵地对峙局面时，志愿军阵地上最细微的风吹草动都会招来敌人铺天盖地的炮火，刚才正是那声雪花落地的脆响惊动了敌人紧张的神经。

杨远宏不敢动弹，任凭子弹射进身边的雪地，但他仍然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贴在雪地上。他明白自己还没有暴露，敌人此时并没有发现他，只是在用炮火来清除自己的疑虑和潜在的危险。

几分钟过后，敌方的炮火终于停歇。两人刚以为危险过去时，不料一小股全副武装的敌人突然从营地出发，非常谨慎地向他们这边压了过来，情势变得异常危急。

单龙冷眼盯着正在向杨远宏潜伏区搜索过来的敌人，他全身的劲道都集中到了握枪的手上。

杨远宏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大脑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只要敌人穿过不远处的小沟，战斗将一触即发。

“砰——”突然一声沉闷的枪响，走在最前面的敌人应声倒地，额头上顿时多了一个黑色的窟窿，正往外汩汩地冒血。其余的敌人见状立即尖叫着四散逃开，各自寻找着掩体。

单龙果断的一击，瞬间击毙了一个目标，又连发两枪，两个还没来得及隐蔽的敌人瞬间就成了他的靶子，但敌人仍然没有发现击毙队友的狙击手位置，只是胡乱地冲着杨远宏潜伏的方向放着空枪。

杨远宏刚想借这个机会转移，几颗子弹擦着他的头皮飞了过去，他不禁打了个冷战，忙又缩回了脑袋。单龙瞬间击毙了3名敌人，但激烈的枪声却引来了更多的敌人，又一股敌人从营地冲了过来。

“糟糕，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眼见敌人越来越多，虽然单龙枪法如神，但面对多于自己数倍的敌人，他知道寡不敌众，此时也只得选择撤退。

不久，敌人仗着自己人多势众，又开始冒死向前压进。

单龙却不急着撤退，他知道敌人的担心远比他们多。他眼里现出一丝冷笑，一张布满惊恐表情的脸已经在他的视线中晃了很久了，只要他手指轻轻一动，又一个生命将即刻消失。但成群的敌人已经近在咫尺，枪声一响，自己肯定也暴露了。所以他没有马上开枪，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救出班长，在他们身后不远处便是“三八线”，只要能越过去就能逃脱敌人的追捕，全身而退。

杨远宏估计敌人正在向他们逼近，但单龙却良久没开枪。他顿时明白了战友的心思，所以当他再次听到枪响之时，整个人便飞也似的向着那条生死线冲了过去。

单龙趁着敌人惊慌失措之时，也提着枪爬起来，然后沿着原路飞奔而去。

一时间枪声大作，敌人循着两个正在狂奔的身影疯狂地扑了过来，子弹射进单龙和杨远宏身后的雪地里，激起了片片纷飞的雪花。不过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不知道死里逃生过多少次，枪林弹雨对他们来说也不过是家常便饭，所以并不惊慌，非常轻巧地左右跳跃着躲闪子弹。

单龙刚一闪身，突然感觉一串子弹从耳边“嗖嗖”地穿过，顿时被惊得出了一身冷汗，忙跳入面前的一大块山石后，这才发现大衣上已经被穿了几个洞……他匆忙喘息了几口，然后迅速回身举枪、瞄准，果断地扣动扳机，随着两声枪响，身后立即传来一阵凄厉的惨叫。

杨远宏听见枪响，才知道战友正在狙击敌人，他也就近找了一个掩体，开始跟敌人对射。

刚才还想抓住活口的敌人，在志愿军战士的反击中又损失了几个士兵，再也不敢轻易露头，只是不停地朝天上放着空枪，妄想用这种办法消耗对手的弹药。但单龙看穿了敌人的阴谋，也暂时潜伏起来按兵不动。

敌人根本不适应这种山地作战方式，此时被单龙拖着在山里转来转去，已经感到非常吃力。单龙潜伏了一会儿，算算时间差不多了，又悄悄举起了枪，子弹射在一个敌人的钢盔上，“嚓”的一声响，弹头擦着钢盔呼啸而过，把那个美国兵吓得两腿一蹬，瘫坐在沟壑里，眼珠凸起，半天没动弹一下。

“看来你们请来的山地作战专家还没教会你们怎样躲子弹啊。”单龙笑了笑，知道敌人暂时不敢抬头，于是就势一滚，闪到了另外一棵大树后面。

而他嘴里说的“山地作战专家”就是他们这次的狙击目标，正是因为那个人的出现，在两军前几次交锋中，志愿军战士死伤不少。

相隔几十米远的美军以为敌人的狙击手还在刚才的位置，单龙的身体

刚贴近大树，子弹便向着他先前潜伏的地方射了过来。但待枪声一停歇，他便又撒腿往“三八线”方向狂奔起来。敌人的子弹迅速跟了上来，却又有两名士兵被杨远宏干掉。

单龙纵身一跳便落到了杨远宏身边，两人仰身靠在掩体后，脸上渗出了汗水，呼出的气息一遇冷空气便化成了白色的蒸气。

“老美越聚越多，这是我们最后离开的机会了，得赶紧走。”杨远宏边说边侧耳倾听着敌人的动静。单龙紧咬着牙换好了子弹，说道：“这是最后的弹药……”

杨远宏清点了一下自己的弹药，也所剩无几。正在此时，身后又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敌人再次向他们发起了攻击。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同时举枪，随着两声枪响，又报废了两名敌人。

“班长，把剩余的子弹给我。”单龙想了想，非常果断地沉声说道，杨远宏一愣，随即回道：“我的子弹比你多，还足够抵挡一会儿，你先撤……我马上追上来！”

单龙笑了起来，缓缓摇了摇头，又想起身射击，却被杨远宏一把抓住了。

“赶紧撤，这是命令。”杨远宏盯着单龙的眼睛喘息着说道，“放心，我这条命贵重着呢，没那么容易交待……”

“班长，你别想唬我，要走一起走。”单龙非常固执地想摆脱杨远宏的手，但杨远宏仍然死死地拽住他，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再不走的话，等老美扑上来，咱们一个都别想走。回去替我转告连长，这次狙击任务失败了，但我没给他丢脸。答应我，万一我没能回来，剩下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单龙从班长炽热的眼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感觉自己身体的温度瞬间沉到了零度以下。此时又传来几声枪响，敌人离他们越来越近，再多留一秒钟，危险就多一分。

杨远宏突然松手，然后起身冲敌人开了两枪，待敌人分神的瞬间，他猛地把单龙推了出去。单龙刚跑出去，杨远宏立即又起身射击。敌人好像发现了他们的意图，子弹如雨点般落在杨远宏面前的石头上，石碴伴随着

雪花四面散开，好像随时都要被击碎似的。

单龙在杨远宏的掩护下已经跑出去很远，但激烈的枪声却使他大脑一片空白，“三八线”就在近前，此时只要越过这条生死线，就能死里逃生。

杨远宏弹无虚发，又干掉了几名敌人。但敌人此时已经知道只剩下了一个狙击手，所以越发有恃无恐，散成一条弧线向他迅速逼近过来。

杨远宏回身看了一眼单龙离开的方向，此时已经不见了他的身影，才舒心地吐出了一口气，笑容在脸上慢慢绽放。他顺手抓起一把雪塞进嘴里使劲嚼起来，冰冷的雪水顺着喉咙流进心里，顿时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他取出剩余的子弹压进枪膛，然后把耳朵贴近石壁，通过稀疏的脚步，估计敌人离自己最多还有10米远。

美国兵早已尝到了厉害，所以一边前进一边射击，企图以强大的火力逼迫对手投降。但眼见猎物就要到手时，又一梭子弹夺走了几名士兵的生命，刚刚嚣张的气焰又被压了回去。

杨远宏枪里已只剩下3发子弹，在先前的交手中，他已经以一己之力狙杀了多名敌人，就算是死也值了。再说他今天本就没打算活着离开，却从来没想到被俘虏。他最后看了一眼手中的狙击枪，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突然提着枪从掩体后站立起来，把正在小心逼近的敌人吓得全都怔住了。

这种近距离的对峙使所有敌人感到心惊胆战，面对着这个干掉自己多名战友的中国人，一个个圆瞪着眼，再也不敢上前半步。

杨远宏从敌人的眼中看到了极大的恐惧，他脸上却流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举枪、瞄准、扣动扳机，所有动作一气呵成，随着“砰砰砰”3声枪响，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又有3名士兵倒在了雪地上。但就在这一瞬间，敌人的枪响了，子弹疯狂地射向杨远宏的身体，他张大着嘴，嘴角边渗出了鲜红的血迹，眼里却仍然带着笑……当枪声停止时，他手里仍然紧紧地抓着跟随自己身经百战的狙击枪，久立不倒，鲜红的血从他身体里流出，滴落到地上，白色的雪地瞬间被染得血红！

枪声突然停歇，天地一片安宁。单龙面色冷峻地站在“三八线”上，回望着班长留下来狙击敌人的方向，眼神空洞得如装了一池湖水，久久没回过神。

2

我听着这个真实的故事，也久久没回过神，直到一阵小孩的嬉闹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才终于从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回到了现实中，但爷爷的神情还沉浸在无尽的悲痛和怀念中。

“爷爷……”我低低地叫了声，老人也像刚做了一个很长的梦，这才收回了空洞的目光，怅然若失，却又缓缓擦拭着墓碑。我敬佩地说道：“爷爷，原来您还是一个狙击手啊，班长他为了救您……”

爷爷的眼神一动，仿佛什么东西刺激了他，他轻轻摇头止住了我的话，没让我继续说下去。我明白爷爷是不敢再面对那一幕，可我还是忍不住问道：“救了您的那个杨班长也被安葬在这里吗？”

爷爷双眼一轮，表情一愣，顿时像触电了似的颤抖了一下。我明显感受到了爷爷情绪的变化，他的眼神掠过墓碑落到了密密麻麻的坟墓上，缓缓游走在英雄的坟茔之间，像在寻找什么，却终于又什么都没找到，只是沉痛地摇了摇头。

“班长为了救我，牺牲在了敌人的阵地上，我们却连尸体都没法找回

来……还有太多太多跟他一样的战士也牺牲在了这片土地上。躺在这里的人，有很多都是找不到姓名了的，甚至有些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当时只是根据入伍时的名单给他们安排了灵位。”爷爷说这话时，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而后起身，凝望着埋葬战友的坟墓，沉重地说道，“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不过这并不是我福大命大，也不是老天爷看我顺眼留下了我，而是这些已经长眠的战友，有多少次，他们都用自己的性命换回了我的命。在我们跟美国鬼子恶战的那些日子，每天都有战士牺牲，每次亲眼看见战友被抬下来时，我都会想，也许下一个就是我……没有人怕死，更没有人会逃跑，因为我们当年都是主动来到这里的……”

我跟随爷爷重述历史的声音，逐渐进入了他的内心世界。他从未对任何人像今天一样敞开自己的心灵空间，而真正打开时，却又无法闭合。而我，也重新认识了爷爷——一个曾经在朝鲜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大英雄，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王牌狙击手。

一个英雄的逝去，如一道原本跨越在天际的飞虹突然消失，顿时令全世界黯然失色。

班长杨远宏的牺牲，使单龙的情绪沉到了谷底，而且很是失落了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只要一闭上眼，班长推开他时射出的那束炽热目光便刺得他心痛不已，他悔不该当初把班长一个人留下来狙击敌人。

但是逝者已逝，生者当立！班长用他的死换来了单龙的生，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志愿军战士，单龙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完成班长的遗愿，狙杀美军山地作战专家，为所有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这同时也是此时能激发他斗志的唯一动力。连长祁华山却没有立即答应他的请求，要他先去团里举办的射击训练班深造几日。

“连长，我不想去训练班，你就让我去继续完成这个任务吧……班长为了救我牺牲，我们的任务也失败了，不完成任务，班长不会安息，我也不会罢休。”单龙很倔犟地跟祁华山干上了，祁华山年纪不太大，40岁开外，但已经是个老军人，不知道在战场上杀死过多少敌人，也是个火爆性子，顿时拍着桌子怒吼道：“你小子吃错药了，敢冲老子大喊大叫。老子

告诉你，别把自己当成英雄，老子拿枪跟日本人干的时候，你小子还露着屁股蛋在地上扫灰呢。”

单龙愣了半天都没哼一句话出来，祁华山这话严重刺激了他，甚至使他感到受了侮辱。

“我也打过小日本……”单龙嘀咕了一声。

“嘀咕什么，大声点！”

“我……我没说什么。”

祁华山狠狠地盯了他一眼，这才沉住气，缓和了一下语气，“我并不是不让你给班长报仇，但这里是战场，既然是战场，有人牺牲在所难免。你也是一名士兵，知道作为一名士兵最重要的是什么？”

“服从命令！”

祁华山点了点头，“你还知道就好，既然如此，执行我刚才的命令。”

“是，连长！”单龙肚子里塞着一包闷气，一走出门便踢飞了一个雪堆，愤愤地骂道，“狗日的美国佬，算你走运，那就让你再多活几天。”他一回便躺了下去，把枪往边上一靠，抱着双手什么事都不想做。

“怎么，看样子又撞连长枪口去了？”一个战友看他那副表情，跟他开起了玩笑。单龙生着闷气，无心理会，干脆闭上眼，假装睡着了一样。

“‘团长’！”

单龙正想着心事，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刚一愣神，一张熟悉的脸凑了过来。

“张平，你怎么来了？”单龙好久都没见这个老乡了，此时一骨碌爬起来，却被张平一把抓住手，非常关切地问道：“你没事吧？”

“有什么事？我还以为真是团长来了呢。”单龙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不耐烦地重新躺下了。张平才松了口气，紧张地说道：“吓死我了，我刚听说你执行任务的事……”

单龙明白了张平为何如此紧张的原因，摇着头说道：“我很好，总算是活着回来了。”

“我听大家传得沸沸扬扬……说杨班长牺牲了？”

“嗯。”单龙心里痛，表情立马冷淡下来，痛苦地说道，“他是为救我

才牺牲的，但我却无法给他报仇，我真没用。”

张平从小就跟他是好朋友，两人来自同一个地方，而且抗日那会儿成立了抗日儿童团，单龙是团长，所以张平刚才一进门就叫他“团长”，这称呼一直叫了这么多年都没改。

“平子，我明儿一早就要去射击训练班学习去了，估计得过上一阵子才回……”

“好事啊，顺便好好休息几天，等你回来时，美国鬼子又要头痛了。”张平说完，一把抓起单龙那把老狙击步枪，赞叹道，“真不赖！”

单龙被他那话逗得笑了起来，“这算什么啊，你没见美国鬼子用的那些玩意儿，虽然我也没摸过，但我听说过，也感受过那威力，要是有机会一定弄一支回来过过瘾。”

“‘团长’，你就莫让我眼红了，要是能让我用上你这家伙，我也知足了，就是死也瞑目了。”

“你这张乌鸦嘴，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闭上？想打狙击是吧，一定会有机会的，多练练，有机会加入了狙击组，你就可以用上这种苏联产的家伙了！”

“砰砰……放心吧，到时候一枪一个，打得鬼子哇哇叫。不过啊，你还得多教我点东西……”

“没问题，等我结束培训回来再说吧。”单龙从张平手上接过了狙击枪，然后挂在肩膀上，转身说道，“我先走，现在正是敌人吃晚饭的时候，估计都饿得差不多了，我去给他们送点粮食。”

张平顿时兴奋起来，也想跟着去，却被单龙拒绝了：“别瞎折腾，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就脑袋开花了。你先回去，等我回来就过来找你。”

“好、好，就听你的吧。”张平拗不过单龙，只得目送着他离开，直到看见他一猫腰钻进了狙击台入口，才转身离开。

单龙今天运气不错，刚上狙击台不久便发现两个目标，目标当时正挑着水桶晃悠，应该是出来挑水做饭的。目标在单龙的视线中非常谨慎地沿着山道移动，而且步伐飞快，像跳舞一样。单龙现在都不屑打这样的目标